

二次大戰北非戰場之砲兵作戰

作者：Robert C. Baldridge

取材：美砲兵雙月刊 2002 年 5-6 月號

譯者：胡元傑 備役將軍

提要：

- 一、二次大戰距今已超過半世紀，但砲兵前輩的努力，不論中外都令人同樣動容。薩拉之戰不過是北非凱薩林隘道之戰的餘緒，戰鬥規模也並非很大。但是第 9 師師砲兵連續行軍超過 100 小時，越過 800 哩困難地形後，立即投入一場幾乎註定失敗的戰鬥。指揮官非有艱定堅強的意志力及卓越的領導力，不能激勵全軍戰志，更不可能發揮應有戰力，這正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道理，彌足吾人深思。
- 二、當時登陸北非的美軍部隊絕大多數是沒有作戰經驗的部隊，因此第二軍才會在凱薩林隘道遭隆美爾的非洲軍團痛擊。第 9 師師砲兵到達戰場後，器材校正、陣地佔領等砲兵戰場要務無不生疏，而且似乎毫無準備。所幸指揮官謙虛自持，願意接受已身處戰地多時的英國軍官指導，捐棄門戶之見，故能齊心抗敵。北非作戰之後，美軍擷取經驗教訓而日益銑練，終能轉戰歐洲愈戰愈勇，正所謂勝敵益強也。
- 三、文中提及之「砲膛覘視法直接瞄準射擊」，為砲兵至佳之近戰射擊技術。未來不論反登陸作戰，或城鎮戰都將是發揚火力的好方法，寄望我砲兵訓練切勿偏廢。此外「放列觀測」亦是一項甚佳之射擊法，尤其對面向大海，無觀測阻礙的岸置砲兵最為適用，不知砲兵方家同意否？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砲兵部隊最卓著的戰功之一，乃是 1943 年 2 月份第 9 步兵師師砲兵以強行軍方式在北非挺進突尼西亞，使該師得以在薩拉隘道（Thala Pass）阻遏住隆美爾的凌厲攻勢。而且第 9 師師砲兵作戰時，第 9 師所屬之三個步兵團並未出現。當隆美爾在凱薩琳村及周邊的隘道痛擊美軍時，第 9 師師砲兵距離尚遠，並無法支援該處的戰鬥。¹ 但是當

隆美爾抵達薩拉隘道之際，第 9 師師砲兵卻正趕上施予猛擊。

薩拉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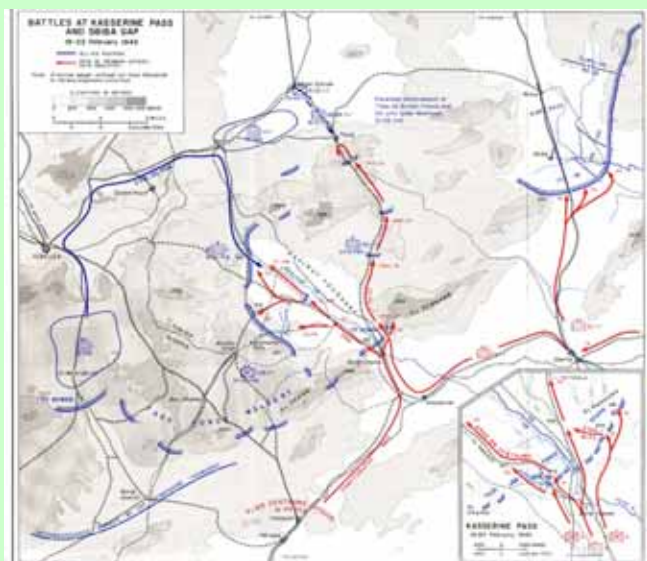
隆美爾的坦克在凱薩林地區，將大部份由美軍第 1、第 3 裝甲師，及第 34 步兵師編成的薄弱戰線，蹂躪得柔腸寸斷。經驗豐富的德軍繼續朝向距離凱薩林西北方約 30 哩，一處非常重要的薩拉隘道。（參

註 1 經訪談現居緬因州 Connolly 鎮之 George I. Connolly 先生，當時擔任步 9 師，砲兵 34 營 B 連之目偵官。據其敘述當時步 9 師散處各處。而且該師並非一個團結並具有向心力，的部隊。一直到北非作戰結束，這種現象才獲改善。

照附圖 1、2)



↑ 圖 1、北非戰場要圖



↑ 圖 2、凱薩琳隘道作戰圖（含薩拉作戰）

生澀而且未經戰火銑煉的美國第二軍，被德軍痛擊後，正零亂地向西撤退。甚至官階高至上校的軍官，根本都沒有嘗試恢復掌握情勢。救護車和其他各型車輛上擠滿傷兵和拋棄了裝備的步兵。所有人都朝西潰散。

當從西方來的第 9 師師砲兵車隊詢問時，沿途的官兵告知他們在凱薩林被德軍優勢的步戰兵力擊潰，他們受命撤往後方某地重整。²

當盟軍司令部（Allied Force Headquarters, AFHQ）得知隆美爾犀利的攻

勢時，手邊並沒有立即可用的預備隊可投入增強凱薩林的防務，亦沒有可資徵遣的步兵或裝甲部隊。

當時第 9 師師砲兵之大部分戰力，均位於距戰場西方約 800 哩山路，阿爾及內亞境內之特列姆辛（Tlemcen）。盟軍司令部急急將所有可戰鬥的部隊送上火線，企圖阻止德軍繼續深入。³ 如果德軍繼續進逼到提比沙（Tebessa）這個補給節點，就能踩進阿爾及利亞境內，嚴重威脅到盟軍的北翼。如此一來盟軍奪佔北非和西西里的計畫，勢必要延後數週，甚至數月之久。

於是究竟是否應該將第 9 師師砲兵光溜溜地送往火線，去抵擋隆美爾的攻勢，卻沒有任何隨伴步兵來掩護呢？在當時急如星火的狀況下，任誰也顧不了這麼多了。

當第 9 師師砲兵抵達戰場時，隆美爾的部將馮布魯區（General Baron Friedrich von Broich）也正驅動其所轄之第 10 裝甲師從凱薩林趕赴薩拉途中。⁴ 其間只有幾個英軍步兵排據壕待戰，企圖阻止德軍的步兵和戰車前進。二月中旬他們都目睹了美軍在凱薩林的悲慘遭遇，如今在這凱薩林西方的隘道上，他們可能就得面臨更糟的狀況。

強行軍

2 月 17 日第 9 師師砲兵指揮官厄文准將（Brigadier General S. LeRoy Irwin）臨危受命，立即率領手邊所有的部隊（當時有一個 105 公厘榴砲營距離本隊過遠而無法立即隨行），外加兩個附近的團屬砲兵連

註 2 經訪談現居印地安那州 Union 市之 Leon " Buck " Birum 先生，當時渠任砲 34 營，B 連中尉副連長。

註 3 請參閱 George F. Howe, 著「東北非：奪取主動」(Northwest Africa: Seizing the Initiative) (Fort McNair,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57), Pub. 6-1, 466.

註 4 前揭書。

出發上路。他是以強行軍方式向提比沙前進，強行軍意指「不畏任何艱難險阻，只管往前走！」。午後一過，在厄文准將的指揮下，長長的砲兵行軍縱隊終於邁向後來傳誦世人的移師之旅。⁵

基於 155 公厘榴砲的鈍重與緩慢，第 34 砲兵營走在縱隊的先頭，該營營長為魏斯摩蘭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William C. Westmoreland)，副營長為柯勒少校 (Major Otto Kerner, Jr.)。其後為亞當斯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Clinton Adam) 率領之砲兵 60 營。再後為師砲兵本部連。行至阿巴村 (L' Arba) 附近，史濤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Justin W. Stoll) 指揮的砲兵 84 營加入行軍序列。

整個縱隊內，有 12 門 155 公厘榴砲、24 門 105 公厘榴砲、12 門裝於半履帶車上之自走砲，及兩個團屬砲兵連之 37 公厘戰防砲排。外加上沿途收容之英軍各型火炮計 36 門。蜿蜒的行軍縱隊，長達 11 公里，其中有 2,170 名官兵，411 輛吉普車、砲車、保養及補給等各型車輛。從數量上看，這確實是一支相當強大的砲兵部隊，但他們必須適時抵達戰場才算數。

整個縱隊經常必須花費數小時，才能通過某些定點，嚴重影響行軍速度。因此途中只能短暫在補給庫進行加油、用餐和休息。如此才能在不到 100 小時，走到提比沙，再走到薩拉，完成 800 哩的行軍。

冬天的氣候，在低地、高原濕冷，到了 3000 呎以上的山路結冰又飄雪。古老的貿易道路既狹窄又泥濘，而且從中間向一側的排水溝傾斜，造成火炮極易打滑。

夜間在九轉十八彎的山路上，能見度大約僅 20 碼左右。車頭燈全部熄滅，只留防空燈的微弱燈光辨識與前車的距離。在平原上上是爛泥，在山路上則為堅冰覆蓋。⁶ 幾乎是奇蹟，全程竟然只有兩門由 Diamond-T 高牽車牽引的 155 公厘榴砲，在車行於急彎時被甩得左右搖擺，終於滑離路面掉進路旁的溝渠內。

快到達提比沙時，朝相反方向撤退的第二軍部隊及車輛擁塞於途，使縱隊行軍速度減慢。後來在數名憲兵的協助下，後撤的部隊全都讓了路，方克恢復行軍速度。沿途後撤的部隊還好心地向後大呼：你們走錯了方向！⁷

這些景象是否會對這一批初次上戰場的砲兵新手的士氣產生影響？薩拉隘道的戰果很堅定地回答我們：「沒有影響！」

在艱苦的行軍中，車輛駕駛，尤其是砲車駕駛堪稱「鐵人」。在行軍全程幾乎無法睡眠，即使在短暫的休息時，士官長無不設法將他們喚醒，好立即可以重新上路。好幾位晝夜不停載著技工，來回搶修拋錨車輛的駕駛兵，因而獲頒銅星勳章。⁸

2 月 21 日晨，縱隊抵達他們命運的十字路口－提比沙。附近有一座機場及供應英、美陸空軍的龐大庫區。此時城內謠言滿天飛，毫無秩序的撤退行動，使道路充塞了無數救護車、裝備及其他各型車輛。

當縱隊停留在提比沙之際，厄文將軍接獲新的命令，要求他立即向北轉，進入突尼西亞並指向薩拉後方的隘道。⁹ 自此

註 5 Captain Joseph B. Mittleman 著：「一戰七星：步 9 師戰友」(*Eight Stars to Victory: History of the Veteran 9th Infantry Division*)，(Washington, DC: Ninth Infantry Division Association, 1948), 89-91.

註 6 請參閱布萊德雷將軍著：「一名士兵的故事」(*A Soldier's Story*)，(New York: Holt, 1985), 27.

註 7 經訪談現居卡羅拉多州，克羅拉多泉之 Donald L. Harrison 先生。渠當時擔任砲 34 營 B 連之少尉觀測官。

註 8 經訪談現居 Portsmouth, NH, 之 Sheldon Stoddard 先生，渠曾任砲 34 營之第一士官。

註 9 Martin Blumenson 著：「凱薩林隘道」(*Kasserine Pass*)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1967), 273.

他率領了一支急欲阻擋，或至少予以遲滯德軍第 10 裝甲師的英、美混合部隊。鄧飛准將（Brigadier Charles Dunphie）率領英軍第 26 旅的一部，在兵力劣勢下儘全力遲滯敵軍前進。有些部隊甚至一面在山脊上一面變換陣地，一面射擊，讓敵人誤認有大部隊防守該地。¹⁰

戰鬥

2 月 21 日終昏前，厄文將軍率縱隊抵達薩拉隘道的後方。全員幾乎筋疲力盡，而且飢餓不堪。但這一夜必須完成戰鬥準備，構築火砲掩體、卸載並分配彈藥、夜間測地、繪製射擊圖、以方向盤賦予射向、建立有無線通信等，總之所有砲兵發揚火力所需的工作都得在這一夜完成。

當晚及次晨通信幾乎完全中斷，因為無線電機在長途跋涉的行軍中，幾乎均為顛簸的路況震壞。而人力架設的有線通信網，則不斷遭敵砲火擊毀。

賦予火砲射向的方向盤並沒有依當地磁偏作校正。此時英軍最高階砲兵軍官巴漢准將（Brigadier H.J. Parham）適時出現，他提供了測地資料、地圖，並建議修正放列陣地的位置，為爾後精準發揚火力打下良好基礎。¹¹

第 9 師師砲兵抵達薩拉後，大大地鼓舞了所有守軍的士氣。這批守軍為英軍第 6 裝甲師副師長尼可森准將（Brigadier General Cameron Nicholson）收編未久。他手上微弱的步戰特遣隊要阻擋德軍裝甲

師，恐怕擋不過下一條山脊線。但是當 2 月 22 日晨，厄文將軍的砲兵部隊在密雲籠罩的天候下開始轟擊時，這一小股戰車部隊終於迫使敵軍的攻勢放慢了腳步。

厄文將軍在一個英軍的觀測所，開設了指揮該地區所有砲兵的前進指揮所。從居高臨下的地勢，他可以清楚地看清德軍的前進。附近山坡上有一個英軍砲兵連已經佔領陣地，準備由上往下以直接瞄準射擊攻擊德軍。

厄文將軍認識砲兵第 84 營 C 連連長麥克古拉格上尉（Captain William F. McGonagal），知道他曾經訓練過他的砲手以砲膛覘視法行直接瞄準射擊的技術。¹²（砲膛覘視法直接瞄準射擊並非單純只從砲膛瞄準目標，而是包含了利用各種儀器與方法，使砲手的全景望遠鏡之光學軸線，去與穿過砲膛中心的瞄準線平行的技術。）

厄文將軍令該連在山腰上佔領陣地，向德軍射擊。當日，該連有兩門火砲被擊中而無法繼續參與作戰，幸好，那是發生在該連已摧毀 2 部德軍的馬克 4 型（Mark IV）戰車、外加若干輕型車輛、及隨行的步兵之後的事。

當天雖有濃雲密佈，雙方空軍都暫時無法伸展拳腳。但防禦陣地線不但迭遭德軍砲擊，而且還得應付抽冷子俯衝轟炸的史圖卡轟炸機。¹³

砲兵的猛烈砲火穩定而持續地射向德軍，因此到了當日近晚時分戰事暫歇之

註 10 經訪談現居 Pawtucket, RI, 之 John Lannon 先生，渠當時擔任砲 34 營 B 連少尉前進觀測官。

註 11 經訪談現居 Poway, CA, 之 Bert C. Waller 先生（現已過世），渠當時擔任砲本連少尉通信官。

註 12 請參閱 Bert C. Waller 著：「我們所認識的指揮官：二次大戰期間的步 9 師」(Commanders We Knew, 9th Infantry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 (Privately Published, October 1990), 5.

註 13 前揭書，99；經訪談現居，Garden City, NY 之 Edward Winsch 先生，及現居 Meadows Fresh, NY 之 Aaron Lubin, 先生。Lubin, 先生撰有：「薩拉之戰」(The Battle of Thala)，該文刊於 1997 年 8/9 月份之步 9 師戰友聯誼會會刊 *Octofoil*。

際，彈藥存量僅存能支撐 15 分鐘的射擊。一日戰鬥中，第 9 師師砲兵共射擊 1,904 發各型砲彈，蒙受傷亡 45 員，其中有 8 名陣亡。

在 2 月 22 日晨，砲兵開始射擊後，德軍布勞區將軍聽到夾雜特別沈重的爆音，就知道那是美軍的 155 公厘榴砲，也清楚 155 公厘榴砲乃是師屬砲兵的編裝武器。加上頭一天晚上從阿拉伯裔的諜員傳來的情報，告知有大部隊行抵隘道。於是布勞區將軍誤判已有一個新銳、完整的師抵達戰場。

他的部隊在凱薩林作戰後，神經緊繃而且疲憊不堪，已經無力面對另一支新銳的師級部隊。於是經過隆美爾批准後，第 10 裝甲師停止攻擊，並退回攻擊發起線。

隆美爾當時身罹疾病，而且和北方戰區的阿敏將軍（General von Armin）產生齟齬，阿敏將軍不滿將他置於隆美隆麾下的安排，而擅自將足以威脅提比沙的部隊調離。

當盟軍增援部隊源源抵達提比沙及薩拉地區後，德軍的盛勢已如強弩之末，而且頹勢一蹶不振，至 1943 年 5 月 13 日德國北非軍團終於投降。¹⁴

後來第 9 師師砲兵因為 1943 年 2 月 21-23 日作戰英勇，而榮獲傑出部隊表揚。¹⁵

薩拉作戰或許可以說是砲兵贏得的勝利，該役是美軍在二次大戰贏取的第一

次勝利。從此讓德軍北非單團走向敗亡，讓地中海和西西里作戰的側翼保持了開放和安全。

經驗教訓

第 9 師師砲兵經過強行軍後，然後在薩拉獲得勝利，其中得到的經驗教訓，時至今日仍彌足砲兵借鑑。

卓越的領導

第 9 步兵師師砲兵的前任指揮官迪沃斯少將（Major General Jacob Devers），後來昇任第 6 集團軍司令，繼續在德國作戰。第 9 任指揮官伊迪少將（Major General Manton Eddy），後來在德國昇任第 3 軍團所轄之第 12 軍軍長，戰後更擔任美第 7 軍團司令。

厄文將軍和魏斯摩蘭中校都是西點軍校的畢業生。（譯註：魏斯摩蘭中校爾後發展最為傑出，曾歷任西點軍校校長、越戰時任聯軍駐越總司令等要職，1972 年服役 36 年後，於陸軍參謀長任內，以四星上將階退役。）其他所有軍官，包括第 47 步兵團長皮區上校（Colonel Alexander Patch）在內，都同意訓練和卓越的領導是使第 9 師師兵創建奇功的主要因素。皮區上校後來在德國累晉至第 7 軍團司令。

精實的訓練

在 1941 年期間美軍常備師的兵員，都是來自徵召的義務役充員兵。經過此役

註 14 「西北非之陸軍航空隊：陸航空戰系列」（The AAF in Northwest Africa," *Army Air Force Wings at War Seri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ir Force History, 1992), No. 6, 29-36; Blumenson, 7-81.

註 15 Mittleman, 91. 該褒揚狀摘要如下：「雖然敵已近接至不到 2,500 碼，砲兵前方只有三個排友軍兵力，但仍維修穩定之持續射擊。射向敵戰車部隊之致命火力，迫敵彼此分離，甚至後退。第 9 師師砲兵歷經艱苦行軍後，仍在確保薩拉之戰表現冷靜與艱忍，終粉碎敵軍於此突穿之企圖。」

後，精實的訓練被證實其為第 9 師師砲兵之致勝關鍵。¹⁶

當時的夜戰訓練，只有戰鬥員接受，並不包含駕駛兵在內。所幸砲兵 34 營在國內曾參與多次夜戰演訓，其卡車駕駛全都參與了訓練。¹⁷

夜戰訓練尚有助於砲兵其他任務之遂行，例如夜間偵察及快速的陣地佔領。砲兵是無法像步兵或裝甲兵，只要一停下來就能射擊。(譯註：新型戰車如國造勇虎戰車、M-60A3 等裝有砲塔穩定陀螺儀，可以於行進間射擊。)¹⁸

砲兵 84 營 C 連在國內訓練時，連長獨排眾議，堅持該連接受以砲膛視法實施直接瞄準射擊訓練。以瞄準鏡法行直接瞄準射擊必須在 1,000 碼距離以上，但是在薩拉地區的戰鬥經常在更近的距離與敵短兵相接。¹⁹

第 34 砲兵營在國內訓練時，就要求全體官兵必須立即執行其上官所下的任何命令。軍官更要求能充份瞭解上兩階層指揮官的企圖。²⁰

第 34 砲兵營更演練將四門砲的放列陣地正面從正常的 200 碼擴大為 800 碼，或緊縮至各砲肩併肩密集放列。這項演練有利於在沙漠、平原，或山地作戰，在薩

拉作戰時更顯出其價值。²¹

集火射擊

薩拉作戰之後，美軍才真正理解砲兵集火的意義，而開設一總管各營的 FDC(射擊指揮中心)則是達到營以上部隊集火的唯一辦法。²²

前進指揮所

厄文將軍在一座展望良好的觀測所開設他的前進指揮所，成為整個薩拉作戰的軸心。他和第 2 軍軍長費丹少將(Major General Lloyd Fredendall)理念完全不同，該軍長將指揮所開設於距第一線尚有 70 哩的一座地下礦坑裏。²³厄文將軍將指揮所前推的作法，在現今有如常識，但在當時卻相當具創新性及突破傳統。

盟邦合作

薩拉隘道之戰是一個典型盟邦合作，而克敵致勝的戰例。今天美軍在全球各地，在不同的指揮體系下參與各項行動。²⁴

美軍從 1942 年 11 月實施火炬作戰，從法屬摩洛哥及阿爾及利亞登陸北非，一直到 1943 年 5 月將德國非洲軍團自突尼西亞逐出北非為止，全靠英國及自由法國等盟軍共同努力所致。薩拉隘道之戰為時既非最長，規模亦非最大，但是美軍在凱

註 16 「透過戰技、體能、心理嚴格訓練，國家才敢於在將他們投入戰場以前，將武器交賦給我們的士兵。」摘自艾森豪著：「歐洲十字軍」(*Crusade in Europ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48), 175.。「艾森豪學習了很多，它他為此而設定了規矩，並承諾戰爭結束前所有部隊，包括第一線部隊，均不得停止訓練」摘自 Stephen Ambrose 著：「最高統帥：艾森豪的戰爭歲月」(*The Supreme Commander: The War Years of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0), 175.。

註 17 Connolly 及 Birum 之訪談資料，兩位均在 Samuel Zaffiris 著：「魏斯摩蘭將軍」(*Westmoreland*), (New York: Morrow, 1994), 51-3.一書中被提及。

註 18 對 Connolly 之訪談資料。

註 19 Waller, 99; 及 Winsch and Lubin 訪談資料。

註 20 Connolly 訪談資料。

註 21 同前註。

註 22 Dr. Boyd L. Dastrup 著「戰場之王：美國野戰砲兵史」(*King of Battle: A Branch History of the US Army 's Field Artillery*), (Fort Monroe, VA: 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1992), 210.

註 23 Blumenson, 273-4.

註 24 艾森豪深知盟軍彼此間之爾虞我詐，而他最大的成功之處，就是善於調解彼此間的不和。

薩林隘道慘敗之後，此戰之勝確有扭轉乾坤之功。若非第 9 師師砲兵的出現，薄弱的守軍兵力早為德軍蹂躪。德軍從薩拉隘道撤退後，不到三個月就被逐出北非戰場了。

作者簡介：

作者於二次大戰期間在第 34 砲兵營服役，經戰場任命擢昇為少尉前進觀測官，曾獲頒銅星勳章。1948 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目前已自紡織業退休，著有「勝利之路」(Victory Road) 一書，為其個人之二次大戰回憶錄。並於 1996 年於 Military History magazine 發表「安尼：第一門核子

砲」(Atomic Annie: First Nuclear Cannon)。現已年高 77(2002)，退休後仍積極參與陸軍學會、砲兵學會、陸軍軍史基金會等組織之活動。本文贏得 2002 年砲兵學會戰史徵文第 3 名。

譯者簡介：

胡元傑備役少將，陸官 41 期砲科，美砲校目獲班，防校正規班，南非陸院，三軍大學陸、戰院畢業。曾任砲校副校長，現為中山大學陸研所研究生。

收件：95 年 8 月 20 日

初審：95 年 9 月 20 日

複審：95 年 9 月 26 日

綜審：95 年 9 月 28 日

